

裴

子

言

醫

裴子言醫卷之三

鹽官裴一中著

男裴翰 徒飛 較正

雲間蔣平階閱

孫 晉颺接三訂

或問醫之療病須善用權。權之義安解乎。裴子曰。權者無心物也。朱子譬之秤錘。以其稱物平施。可輕亦可重也。用之者胸中不得預擬一成。見當在兩秤錘不得不在兩。當在斤秤錘不得不在斤。本非一定不移之物。而有一定不移之理。有一定不移之理。而無一定不移之心。醫者必如是而後能乘。

萬古不磨
定論

時制宜以濟人之危而無弊。如虛可補也。容有
乎不可補而因攻以爲補。實可攻也。容有時乎不
可攻而假補以爲攻。病在此而治未嘗必在此。病
在彼而治未嘗必在彼。病同而治或不與之同。病
異而治或不與之異。硝黃之寒也。以之攻寒。桂
附之熱也。以之攻熱。羌防發汗而還以斂汗。蒼
津而卽以生津。地黃之濕亦有補脾利水之功。茯
苓之通亦有止瀉寒精之益。至于敗湯作丸。變丸
爲散。朝黃連暮附子。與怒勝思。思勝恐。恐勝喜。喜

不假功草
權義全無
左語

勝悲之類無非權也。用之者不知有所謂權也。唯
知時所不可不執。素所守之可以爲可。時有所可
不執。素所守之不可以爲不可耳。夫不執素所守
之可爲可。所不可爲不可。而以時之所可爲可。所
不可爲不可者。乘乎時之所宜也。時之所宜。誰能
之所宜也。理之所宜。雖欲不權不可得也。然則權
豈易言哉。非有才有胆。有識有學。而又虛其心者
不能也。何也。蓋權之用在理。而理之明在心。故必
使此心不致有纖微之蔽。庶乎理可徹而用可隨。

心苟不虛。心且受蔽。理何明乎。縱有學焉。無識也。
學已縱有識焉。無學之識已。縱有才焉。胆焉。皆浮
氣已安。遽能乘時制宜。而無弊耶。由此言之。則不
獨無才無胆無識無學者。不可以用權。卽有才有
胆有識有學者。亦未可以用權。必有才有胆有識
有學而又虛其心者。始可以用權耳。噫。權豈易言
哉。

夫方之能對病而取驗者。自有所以對病取驗之理。
在不可專執本草中主治。而曰某藥定是治某病。

其病定是用其藥而已也。如一婦坐草已三踰日，胞水盡行，不得下，浸變眩暈，無知，牙關緊閉，手足無氣，以自動。當此之際，若論催生之藥，則當歸、川芎、人參、益母、冬葵子之類，其主治者矣。余獨不盡以半夏爲君，蒼朮、澤瀉、茯苓爲臣，人參、黃連、厚朴、橘紅、豆仁、姜汁爲佐使，急煎俾飲一飲而寤，再煎而產。是豈蒼朮、半夏、黃連諸藥能催生者乎？蓋自有所以催生之理在。本草未及也。又一士人，大病久虛後，已大受餐，且服大補氣血之藥，兼初起。

宜其起矣。不謂飲食頓減。遍體畏寒。自汗盜汗。晝夜無寧。已二三名家。僉擬多汗。以桂附藥者。爲治汗益多。而寒益甚。卒加參耆。至兩許。仍爾也。余則以羌活防風爲君。蒼朮半夏爲臣。黃連陳皮。砂仁。厚朴。茯苓。桂枝。浮麥爲佐。使甫一劑。而汗旋收。并不畏寒矣。隨製人參大補脾丸。與之調理。不踰月而康。是豈羌活防風。蒼朮半夏。黃連諸藥。能治大病。日久之虛汗。虛寒者乎。蓋自有所以。汗止寒又無損。于大病久虛之理。在本草未之及。

非道埋爛
熱安克臻
此但覺知
已人不得
奈何

也。或曰。敢問。香燥藥之能催生。欬汗止虛寒者。果何謂耶。曰。此從病之本。而畧病之名也。論病之名。雖有難產。多汗。畏寒之不同。而其受病之本。則皆痰涎壅閉。胃口耳胃口者。真氣運行之樞所也。彼難產者。真氣本滯。且經連日困頓。飢飽難調。穀食疎而湯飲雜。勢必釀作痰涎。以閉胃口。則真氣蒸滯而不行。視其眩暈無知。若中狀可徵也。故不得不用蒼朮半夏等藥。開豁痰涎。使真氣得行。而身產耳。若專事催生之藥。適足爲胃戶增邪。不至氣。

印水居人
冲能難踏

閉絕而子母盡傷不止矣。至夫大病久虛後之多
汗畏寒者亦猶是大病久虛後胃雖強而氣尙弱
易于加餐難于運化且兼湯藥之補無虛日則濕
熱必鬱于中宮而爲痰涎矣。故飲食頓減而多汗
多寒耳。或曰痰病食減亦誠有之。若汗與寒則安
所解曰。人身捍衛之氣出于胃。胃既爲痰涎所閉
則捍衛之氣不能布皮毛。充腠理而多汗多寒矣。
先哲謂中脘有痰令人多寒。脾濕不流令人多汗。
未知之乎。其多汗而反用羌防者以多汗而腠理

誰敢贊一
詞

醫世相如
殊不易得

開風氣乘虛來客。必先去其風。而汗始易收也。其
畏寒而反用黃連者。以寒非虛寒。乃濕熱生痰。所
致之寒。濕熱清而寒自止也。有此病。用此藥。何嘗
不遵本草中之主治哉。但不執其主治之名。而從
主治之本耳。

昔王好古論人參曰。肺熱用之。則傷肺。王節齋論人
參曰。陰虛血証。忌服。服之過多。必不治。余深味之。
皆千古不可移易之繩墨。何後之妄議其非者。紛
然也。是豈詞不足以發其理。而人莫之解歟。非也。

唱和成風耳熱心痼遂不復有揭其理而正其訛者矣。謂非吾道之一大不幸哉。夫所謂肺熱者。卽陰虛之肺熱也。所謂陰虛者。卽肺熱之陰虛也。蓋肺熱謂陽獨盛。陰虛謂陰獨虛。陰獨虛則陰不足。以化陽而火熾。火熾則燥。金而咳。血咯。血乾。嗽。聲嘶。諸肺熱之誤所從出矣。此正有陽無陰之療病。治當曲盡養陰之法。以化陽而救熱。遂用人參助其陽氣。則肺愈熱而陰愈虛。喘嗽痰血不愈。甚乎此。兩先生所以垂戒諄諄。乃爾後人不察。悉誤以

有陽無陰
四字人可
深思

近有願生
微論亦功
此口吻安
蘇兩先生
可笑

鼓千華海
徑之音一
且重光

素問無陽則陰無以生之旨。認作陰虛之病論。則曰造化之理。陰從乎陽。凡陰虛者。必皆用人參補陽而生陰。又執朱丹溪虛火可補。參耆之屬。暨張潔古人參補上焦元氣而瀉肺中火邪。以及李東垣人參補元陽生陰血而瀉陰火。諸論以爲乳。屬虛火。肺火陰虛之火。無不可用人參以補之。遂使然侈口而斥兩先生之非。嗚呼。何其不明者甚耶。素問謂無陽則陰無以生。論陽虛之病耳。非所論于陰虛也。其所論於陰虛者。已自有無陰則陽無

以化之句。與此彰彰。故載于書。豈補虛。勿講乎。
一則因其無陽也。治當補陽而生陰。一則因其無
陰而有陽也。治當補陰以化陽耳。明乎此。則知其
無陽者。可以補陽。而有陽者。不可以補陽矣。若以
補陽氣不足之人。參謾加於肺。蒸陰虛之病。是有
陽而又補其陽矣。奚可哉。若夫丹溪謂虛火可補。
謂其可補氣虛之虛火也。非謂人參可補陰虛之
虛火也。氣屬陽。有餘便是火。不足而補火。自退有
餘而補火。愈熾矣。潔古謂人參補土。焦元氣而瀉

人

有此轉語
以後不足
理透

肺中火邪者亦指其補上焦元氣不足而瀉肺中
火邪也非謂人參能補陰血不足而瀉肺中火邪
也至東垣謂人參補元陽生陰血而瀉陰火亦因
元陽之不足不能生陰以制火故補之非爲元陽
之有餘也不究其理而妄議其非不大謬哉或曰
然則四物湯之加知柏人參以治陰虛潮熱
膏之用人參以治肺腎陰虛嗽血霧苑方之用人
參爲末鷄子清調服以治上氣喘急咳血唾血其
大吐血後之不用血藥以獨參湯專補陽氣而生

陰血豈盡欺人者乎。曰：其喘嗽潮熱咳血吐血等証固不可不謂之陰虛。不謂之肺熱。其與兩先生之所謂陰虛謂肺熱者則不同也。何也。兩先生之所謂陰虛謂肺熱者謂陰獨虛而陽獨盛者。若四物加入參等方則是治陰虛陽亦虛之候。若至于陰獨虛而陽獨盛也。或曰：陰與陽若權衡一虛則必一盛。豈有陰既虛而陽亦虛之理乎。曰：陰虛陽必盛。勢固然也。但陰之虛必自漸而虛。陽之盛亦必自漸而盛。獨自漸而盛。僅可謂之陽漸盛。

未可謂之陽獨盛也。未可謂之陽獨盛。雖謂之陽
亦虛亦可也。蓋此時亦尚有可受補陽藥之餘地。
在故不得不用人參乎補陰藥中。以佐獨陰之不
長。不如是則陰無以生矣。然用參者務須以陰虛
陽盛之淺深爲增損。如四物湯治陰虛潮熱。參
人參。又加知柏爲監制。瓊玉膏治陰虛嗽血。以
地黃爲君。而人參僅佐十五分之一。亦皆銜量而
施。不敢多用。以助陽之盛。節齋先生後有過多不
治一語。良有苦心。若至陰虛漸深。陽盛亦漸深。則

未有不。至陰。獨虛。而陽。獨盛。者矣。至此。便是。有陽。
 無陰。之。療病。無論。人參。不敢。多用。卽。最少。如。瓊玉。
 膏。之。法。恐。亦。不。無。抱薪。救火。之。虞。矣。垂。苑。方。者。乃。
 治。元氣。大虛。脈。來。無力。之。咯血。唾血。者。耳。獨。參湯。
 者。乃。治。卒然。大吐血。後。氣。敗。神。疲。六。脈。幾。絕。所。關。
 陰。竭。而。陽。暴。脫。者。耳。更。非。所以。治。陰。虛。治。肺。熱。也。
 豈。可。遽。執。古。方。皆。用。人參。遂。指。兩。先生。爲。非。哉。若。
 遂。指。兩。先生。爲。非。而。設。加。人參。以。誤。有。陽。無。陰。之。
 証。於。非。命。俗。流。必。視。人參。爲。蛇。蝎。并。視。無。陽。則。陰。

無以生之。古爲空言。而凡遇陰虛陽亦虛之候。盡
良人參而不敢前矣。其爲禍於萬世蒼生。寧有既
耶。

或問痢之初發。吐之無度。新產之昏暈。大吐血之。不
止。傷寒發熱不休。腹中痞堅如石。胸痺腫突如蠶。
胃腕脹悶不能食。氣喘痰升不得眠。以至冷氣鎗
心。狂言奔走。坐臥不寧。腹中按之硬痛。大便不通
之數証。世皆執爲有餘之証。而不敢用人參以補
之者。子獨於此數証之間。屢用人參而屢獲驗果。

心四如見
不加從何
死何來

何謂哉曰此皆似有餘而實不足之証非真有餘也。不用人參以補之則虛虛之禍曷可勝言曰何以知其似有餘而實不足也曰全憑乎脉而兼徵形色之榮枯呼吸之衰旺與手足而鼻之寒溫乃得之耳曰既憑乎脉其所現之証似有餘而所現之脉或不足猶可憑其脉而斷其虛若所現之証似有餘而所現之脉亦似乎其有餘者則將何所憑而斷其虛乎曰其所現之脉似乎有餘者非洪大則數極耳人見其脉之洪大遂謂有餘殊不知

脉雖洪大而以指按之必隨指而軟散不能與指相搏矣素問所謂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者此也至於數極之脉似爲有熱而不思有熱之數數而有叙無熱之數數而無倫無倫者言脉來之數極而至數不克整齊耳既得其脉而又以形色呼吸手足而鼻之虛實而推測之則其似有餘而實不足之証自無可匿其情矣此時縱有大實大滿大熱之候豈可遽執堅者削之留者攻之升者降之熱者寒之之法而悞人於非命哉

世俗通弊
亦世醫通弊

世俗謂產後五日内不可用人參。測其意恐瘀血之不行耳。噫。果瘀血之不行。而謂不可用。誠是矣。設有行之不止。以至昏眩。無知六脉。幾絕。手足盡冷。而爲血脫陽亡之候。其亦可以不用乎。竊恐此際。卽立煮人參薑桂急救之。亦有不及濟者矣。安問三日與不三日也。今之病家。醫家未經祭究。每遇產後。但知有瘀血不行之可慮。而不知有血脫陽亡之可危。恒坐視人之死而不救。可悼也。夫一巨家室。五月而小產。產不踰時。而卽血崩不止。六

脉虛微。神情昏倦。此血欲脫而陽欲亡之候也。予甚惶怖。急以人參一兩。肉桂二三錢。不切而咀。卽注爐頭。沸水急急煮飲。以追既耗之元陽。炙未半而室已運去。更視之。則六脉幾絕。手足冷而通體涓涓汗矣。予惶怖益甚。忙取二大磁甌。不待參味。灸全旋以。一注參汁。少許急持與飲。復以。一又燈少許。急持與飲。如此遞相持飲。飲盡卽脉起。神甦。手足溫而汗已收矣。既而胸中作滿。疑故于參。予謂此非參故。乃湯飲多而不能頓行故也。頃俟腹

中有汨汨行下聲自平耳未幾果然然其所以用
參之不切而咀而又以沸水急煮者何也恐稍緩
不及濟事耳其注參汁于大甑而透相少進者又
何也恐參汁熱而驟難下口轉致遲遲耳非有他
也不如是則徒有救人之心而無救人之術與不
救者何以異

甚哉成見之誤人也予昔治一女人難產後卽發熱
不止汗甚多而語甚錯六脈洪大而虛且又坐臥
靡寧五六晝夜會不經一合眼一合眼此身不啻

飄飄浮雲中。則明是一箇氣血大虧。以致虛陽亢
上的証候。夫何以參朮歸耆丹皮童便及炒黑乾
薑之類。屢進而屢不驗。且不止不驗。反增頭眩耳
鳴。惡心。憎雜欲嘔。不得嘔。數証。則知其非氣血之
大虧。乃痰涎之壅盛矣。遂更一方。半夏三錢。天麻
二錢。茯苓橘紅豆仁厚朴黃連枳實各一錢。竹葉
三錢。鐵銹水煎服。不二劑。而氣爽神清。身涼脈靜。
矣。繼以人參大補脾丸。日進二服。以培胃中元氣。
數日後。漸覺飲啖加餐。月餘全愈。然則子之所以

誤認爲氣血之虧者。執產後之成見于胸中耳。須知學者不可不虛其心而廣其識也。

一士人于冬月患痢。晝夜幾百餘度。裏急後重。惡心不能食。腹中按之硬痛。六脉細數無倫。手足而鼻俱青冷。雖當初痢。卻屬陽虛。大非木香。檳榔。黃連。大黃之所能治者。急煮人參一兩。桂附乾薑各一錢。不食頃已。再進。竟不見有溫補之驗。續與倍加桂附者二劑。而後手足漸溫。惡心漸止。飲食亦漸進。特痢未之減耳。更以人參爲君。之大補脾丸。仍

受
少嘗亦知

加桂附俾且晚服之以扶胃氣而加餐飲食此治
木之第一要圖也半月來約服人參八九兩附子
三枚脈始洪長有力口復燥渴而思飲冷其始則
陰繼則爲陽耳仍以大黃黃連檳榔芍藥之類滌
去腸中宿垢後以加減參苓散作丸與之保全元
氣

昔余母年七十時先已熱病有年矣復于除夕陡然
病痢痢次之頻不可以數計加之神昏不語雙眸
倦開身發熱而面赤氣奔迫而脈洪大以虛馱想

如此高年如此久病如此脉証豈可遽以常病常法療之也哉。且察其所病之勢甚頻而滑又不見裏急後重則明示以當補不當瀉之候。隨取人參蓮肉各一兩。砂仁一錢。不間晨夕濃煎灌之。至五日果得痢減。神清身涼。脉靜。并索食矣。自此日用補中益氣湯。加桂附少許。服至四十餘劑。始得飲食。神情俱如故。後幸終其天年。度八十歲有奇而去。

一十八年三十餘。性偏窒滯而多房慾。忽于暑月腸

胃堅結不行。腹中按之硬痛。且氣弱神疲不能食。其脈則遲細而虛。曾已快藥下者。數四子謂此元氣大虛不能運行所致。絕非有餘証。更用前藥。請勿復敢見矣。遂違衆以人參二錢。肉桂一錢。大棗五枚。不終朝而二劑。雖不覺有補助之功。然亦安妥而無忤。後以補中益氣湯。人參加至四五錢。連服五六劑。始克脈旺神昌。頻餐粥食。大便不攻自行。

一貴室婦。傷寒汗下後。脈洪大而熱不止。口不渴。腹

不滿身不畏寒熱。只氣乏神疲。昏迷似睡。叫呼不能。以語應。衆醫咸聚。有謂傷寒。兼中痰者。有謂是狐惑傷寒者。有謂腹中尚有燥屎。更須通利者。有謂餘熱未清。更須和解者。予曰。皆非也。乃元氣之大虛也。以人參五錢。當歸三錢。炒黑乾薑二錢。五味子三十粒。不問晨夕者。七餘服。果得身涼脉靜。氣爽神清。

偶得往來潮熱之候。未可遽執爲外感風寒。輒服發表之藥。蓋其間亦或有元氣內損而然者。一或少

差則陰証立至多死。少生當此之際務期反心自
忖。數日以前數日以後有無勞倦之傷有無飢餒
之失有無房慾之非反復加詳庶不致為醫藥所
誤。

吾鹽一高年紳止一子年三十餘素恃形氣強偉全
不以醫是慎忽于癸未六月間因母壽觴宴客連
日以致應酬勞頓遂發往來之熱類乎外感渠宿
與一醫交善即邀以治之醫值他適其徒代為之
視輒與羌活紫蘇防風等發散之藥一劑服後汗

夫出而熱益不止。乃求治于余。余往視。則形氣雖
不減。于平時而六脉也細數無倫矣。嗚呼。本屬內
傷。又復大汗爲之。奈何。卽取人參黃芪各五錢。附
子肉桂各二錢。當歸三錢。浮小麥一撮。急煎。俾飲
以冀其倖。不謂處劑方成。而渠師適至。則亦認爲
外感。慨棄子藥。役以前湯。表之汗更大出。不止。曾
不移時。絕不見有纖毫脉矣。深夜而斃。須知膏粱
子弟。外實內虛。不可拘其氣。強形倖。違恃之爲大
柤也。

形未病而
神先病真
四傷也

昔子一故人賦性沉滯思慮偏多年至四十有六始
生一子又值留都亾之次年抑鬱之懷勢必倍于
時昔則真氣內傷非伊朝夕也明矣忽當若月後
因時變奔馳失調飢飽隨病往來寒熱一似瘧焉
時子遁跡山中聞問都杳不得與之候延一醫以
爲寒客而以羌活防風柴胡葛根等類汗之更始
醫以爲食滯而又以枳殼山查陳皮厚朴等類瀉
之若飲食則絕然不與病日增而體日困偶予入
邑聞之急趨候而已身汗如淋兩脉盡脫莫之挽

矣。每念及此，深爲痛心。

一孝廉往爲諸生時，以遷居繁擾，旦暮爲勞，且亦兼有少年事內傷元氣業已久之，而于秋盡冬來忽發，日晡之熱，渠頗自負，知醫恬不以意。予爲診之，則六脈已虛疾無倫，殊爲可駭。渠時見子有畏難色，反笑而迂之曰：「某瘧耳，安足慮？」予曰：「勞且隨劇，曷以瘧云卽處一湯，以人參五錢，桂附歸朮各二錢，囑曰：「急急煮飲，差可無虞。」渠猶泄泄未之遽信，曾不移時，輒汗流如洗，手足冷而目眩神疲，就枕。

實為可頌

無心救人
如此較之
重惜名與
若不會天

誠哉

不能佈語矣。始信予言之不謬。急以前湯連服五
六劑。人參加至一兩餘。勢乃定。于是自家而族而
親友僉相頌曰。功莫大矣。感何如之。予曰。未也。三
日內無變証。方為佳兆。衆疑而問其故。予曰。脉尚
幾幾欲絕耳。越日更往視。則脉狀仍然而汗復以
時至。予心憂甚。卽止宿于渠家。不避晝夜。以猛
事之。必濟。旋用人參一兩。附子半枚。另用黃耆二
兩。煮湯煮之。如此大劑。不須更而二進。汗竟不止。
三進亦不止。至四進。猶復不止。時參已竭而漏鼓

可見胃氣
便元氣

諺爲天相
神假手于
雲生

已三沉矣。家居郊坳，無參可市，爲之奈何，不得已。復以煮過人參四兩，咀而味之，則亦尙有餘性。卽合煮汁以濟權時之竭。卒至子後陽生之分，補力方到，而胃氣方回，得啖糜粥二甌，肉食數箸，而汗始止。脉亦自此有叙，不至虛疾無倫矣。遲明急市人參以繼之，後全愈。四踰年，得舉鄉試，時有聞其捷音者，握予手而言曰：「某貴矣，必憶當年用藥人也。」予曰：「今日可貴，昔日自然。」天相于裴生乎？奚有聞者曰：「某鄙人也，幾以陋俗者陋子矣。」

日月中天

此竹枝
補之法也

長病與高年病大要在保全胃氣保全胃氣在食不在藥萬不可專攻于藥致妨于食倘其力所能食時所當食寧可因食而廢藥不可因藥而廢食人當病愈後胃氣必虛固不可恣情口吻尤不可小心太過絕口不沾肉味或曰本草謂猪肉助火生痰發風動氣于人有損無益子何出此言也予曰人以血氣成軀虛則當以血氣之味爲補助此固自然之至理岐伯所以有肉爲胃藥之稱孟氏所以有非肉不飽之論也朝與夕親習以成性雖有

助火生痰發風動氣之害亦與之俱化矣子有二
譬焉譬之藥中之大黃非所稱有損無益者乎而
或重生其間則必不能離大黃以爲命設取而飼
之人參白朮之中其虫反不得所而死矣此各隨
其質之所由生性之所由習豈槩論物味之類與
益哉又如污泥糞壤孰不以爲穢惡之物唾而遠
也其間或生虫焉則亦必藉污泥糞壤以爲命矣
尙憐而愛之者將畜之于清谿剡澗之中其爲虫
也得更有踰時之命乎由此推之則猪肉之于人

從脉不從
詞者此也

有大藏有
大肥

未嘗有損而無益也

激川一故人子傷寒旬日後身熱不止形氣衰疲語
言低怯頗近危困及脉之則兩手皆平一似無所
病者隨詢之曰腹中飢否曰飢甚急取糜粥一碗
與之食便覺神情甦若有生趣矣頃之復思雞子
食卽以雞子二枚攪勻和水熟而食之更覺神情
愉悅語言多力矣未幾聞有肉絲與笋菜調羹香
美欲食遣婢問余余沉思良久曰食亦不碍隨與
肉絲羹梳許一啖而盡半日間神情頓爲清徹并

不知其熟之于何而解矣。時渠尊老自山中請卜而歸。張皇殊甚。未交揖。輒問予曰：此兒可得復生乎？予故戲之曰：不能。曰：是則奈何？不識尚可用藥否？曰：頃已三劑矣。一粥二雞子三肉絲羹。渠老不覺驚喜交集。撫予肩背而大聲曰：是何治法？曰：無他。病已去。胃已虛。所少者食物耳。何必薑三片。棗二枚。服不拘時。渣再煎也。

傷寒初起時。則畏寒喜熱。數日後寒邪傳裏。變為熱邪。不畏寒反畏熱矣。此際慎勿扃門塞牖。垂幕多。

衾以助其勢。倘更畏熱之甚。渴欲飲水。躁欲裸形。亦便當權時任性。勿得過爲拘忌。不止傷寒爲然。凡雜病有餘之熱法亦同之。

傷寒熱極狂躁。渴欲飲冷。而以橘藕瓜梨之類。及新汲井水涼而解之者。先賢之立法也。世人不曉。謂是子之憶說。而不敢用。其爲悞也。可勝言哉。類編所載程元章夫婦皆嗜鱻。一婢日主烹飪。不適口。卽撻之。偶一日得一鱻頗肥大。夫婦以足充其嗜。喜甚。婢操刀欲屠。忽不忍其伸縮。乃釋縛而置之。

後園池中夫婦以鰲失怒而重撻越二年婢患熱病昏曠幾死遂移棄後園池亭以待盡不謂天未曉後宅有扣扉聲衆疑爲鬼婢曰是某耳啓之果然衆驚問其故對曰夜將半彷彿一黑物將濕泥萍草徧覆過身頓覺肢體清涼百苦盡脫始知獨臥亭子上夫婦異甚追慕復使往効昨夕所爲而密伺之見一大鰲負水藻泥萍自池中出夫婦不省所以婢遂實以往事告急澗其池果得一鰲已倍大于昔矣尾後穿竅猶存卽遣使送至深淵自

此夫婦感悟永不食煎嗚呼一水族之微而亦識
熱者寒之之法不亦深可慨哉

傷寒本是陽証若至日久不痊須防陰証蓋傷寒日
久元氣已虛更或寒涼與汗下之藥太過則元氣
之虛益甚陽証變陰恒有之耳其脉則洪數無根
或斷續不整與細疾無倫欠手足則乍溫乍冷或
手足未冷而鼻端先冷此時縱有躁渴狂譫舌胎
便結等熱証不可更用涼藥矣急當以桂附參薑
酌微甚而溫補之溫補之後倘或復見陽証陽脉

者不妨仍用陽証之藥

炎藥用水天泉爲上山水次之河水又次之至于井水則陽和微而陰濁勝非病所堪唯傷暑傷寒之熱極宜新汲而飲之彼城市中人日用井水而不深害者習之熟也若有病則又是用井水爲良張子和曰余昔訪靈臺間太史見銅壺之漏水焉太史召司水者曰此水已三環週水滑則漏迅漏遲則刻差當易新水余豁然悟曰天下之水用之減火則同濡稿則同至于性從地變質與物遷未嘗

罔焉故蜀江濯錦則鮮濟源烹楮則溫南陽之澤
漸于菊其人多壽遼東之泖通于稜其人多髮晉
之山產礬石泉可愈痘戎之麓伏硫黃湯可溶鐵
又如冰水咽而霍亂息流水飲而瘰癧通雪水洗
口而赤退鹹水濯肌而癩乾干派萬種言不容盡
至于井之水一也尚數名焉及酌而傾曰倒流出
瓮未放曰無根無時初出曰新汲將旦首出曰井
華一井之水而功用不同豈烹炙之間將行藥勢
獨不擇夫水哉用水者其熟察之

煮藥之法。取味者火宜緩。取氣者火宜速。若遇倉卒之病。則不論取氣取味。皆宜速。緩則病邪滋蔓。難圖也。余每到病勢危篤之家。未診視先令急煮水。診視竣。水卽湯湯矣。取藥煮之。差可濟急。

世俗服藥之弊。有六。有食已而卽藥者。有藥已而卽恣飲茶湯者。有藥食雜進而恬不之忌者。有纔服此醫之藥。而旋以彼醫之藥繼之者。有明受此醫之藥。而陰則服彼醫之藥。不肯明言以欺人者。更有苦于服藥。所授湯丸。必潛傾廢。中外待人。又爲

此舉世通
其病家不
知醫家亦
知醫家亦

互隱而無可稽窮者病或偶減固無論已設或偶
增咎將安責

病中固宜節食尤宜節飲食傷人所易知飲傷人都
不覺不唯茶湯漿酒以及冰泉瓜果之傷謂之傷
飲卽服藥過多亦謂之傷飲其見証也輕則腹滿
腸鳴爲嘔爲吐重則嘔急如鼓爲喘爲呃甚則紫
閉牙關涎流口角昏憤不醒人事狀類中風患此
証者酒酒皆是或未有識不得不爲來者言之
世俗謂病瘧之人忌茶忌藥不則令人中滿余深味

病無他
是黃涎
水聚于
宮得家
不知竟用
之藥

脾
胃者養生家第一要具也不可使之熱生物熱冷
物軟硬物雖然竟是有食生而不見爲生所積食
冷而不見爲冷所凝食硬而不見爲硬所碍者此
候者孰謂恒言無補于世哉
湯藥則以濕助濕矣鮮有不敗脾元而成中滿之
投也蓋病瘧之人中宮多濕若更過飲茶湯恣投
者非忌藥也忌湯藥也謂病瘧之人湯藥不可恣
也忌茶湯也謂病瘧之人茶湯不可過飲也忌藥
之亦甚有理特詞未之達耳所謂忌茶者非忌茶

今人皆徒
治其末而
不治其本
所以十病
九失

皆遲脾胃強旺之勢。于一時實不足為養生訓也。
舉凡胸腹中有痰有飲有積有痞或脹或痛或酸或
嘈或吐或瀉一二症時止時作經年不瘥者急須
猛意以圖全愈毋俟他日別病相加掣肘莫措然
其所治之法則灼艾先而藥石次蓋灼艾治病與
藥石不同藥石固能治病久之必動腸胃妨飲食
而壞元氣灼艾則不唯能治病并不動腸胃妨飲
食以致壞元氣耳嗟嗟世之人喜藥石而惡灼艾
者多矣而抑知灼艾之為功遠踰草根木皮萬萬

稱從口又
古訓也

會九氣也

也

灼艾後唯節飲食三字爲首務不可饗養厚味致傷胃氣今之人一經灼艾便以食不勝人爲憂其始也胃氣未傷猶能勉力啖嚼數日後胃氣被傷卽脹滿而不能食不瀉則吐不吐則瘧與痢所從出矣且更不思自貽伊戚而猶咎施艾者之無功良可笑也良可悲也

虛勞病唯于初起時急急早灸膏肓等穴爲上策外此則絕房室息妄想戒惱怒慎起居節飲食以助

虛勞証治
致言了微
未有能出
其右者

大坡俗人
之述

火攻之不逮一或稍遲麻旋增數雖有良主勿克
爲已葛可久日癆証最爲難治當治于微病之初
莫治于已病之後深有旨也至夫藥餌則貴專而
少不貴泛而多萬不可謾聽名流積月窮年不撤
潤肺滋陰之藥潤肺滋陰之藥擅名固美釀禍極
深不可不知不可不慎

世俗謬以週身刺痛爲鬼箭打不知此病乃是濕痰
與氣交滯而成滯于腰則腰痛滯于背則背痛滯
于胸肋則胸肋痛豈有鬼箭之理哉治當破氣而

兼燥濕消痰之藥。痛無不止。今世俗有以針挑指擦而痛亦能止之者。卻合此破氣行滯之一法。未可。遽指爲非也。唯是草藥油酒與穢惡不堪之異味。害人不淺耳。胃之強者。間可倖生。胃之弱者。卒無一人免于死痛哉。

凡胃氣不足之人。斷不可謾服草頭藥汁。草頭藥汁最能傷胃。胃氣虛者。服之必死。縱或不死。胃氣終難完復。且更有草類相似。收採不真。誤中殺人。之毒于頃刻間而莫之救者矣。歷有明驗。言之慄。

人

紹興有僧名希賜者、從客舟、自番禺至、舟中有士人、携一僕、病腳弱不能行、僧憫之曰、吾有一藥能治、効如影响、餌之而瘥者、不可勝計、僧時賽廟、軟頗醉、卽入山採藥、遽投酒中、授病者服之、方入口、輒呻吟云、腸胃痛極、如刀割截、遲明死、士隨以咎僧、僧曰、安有此事、卽取昨夕所餘藥、自投酒服之、不踰時亦死、蓋由山中多斷腸草、人食之卽死、僧之所採、想爲根蔓所纏結、因醉不之擇、是以及于禍。

信知草藥不可輕服也。

一人年已望六，熟病半載矣。飲食少進，體中倦怠，忽患黃疸証，有授以草頭藥汁，連服三日，疸未除而吐瀉交作矣。遂致絕粒，卒至不救。遵生者鑒之。凡瀉痢病、虫病、疳病、水病、酒病、疸病，于初愈時斷不可驟服滋補之藥。蓋此數病以濕熱爲原，滋補之藥乃助濕熱之尤者。驟爾服之，鮮不致害。

昔當湖一弄廉與子通家，世講也。其爲人偏滯而多思，每無事而恒戚戚。偶于甲午秋初，忽病疸，後雖

如此美不
之藥安忍
棄舍

全愈用飯未能炤嘗則脾尙虛而濕未清也會值
公車北上有一醫製以天王補心丹數斤爲噍奈
一往舟中餌無虛日未中途漸覺胸膈有碍飲食
復以日退全不察其藥之有爲害也仍日餌之無
間人舂而疽病復作迨歸而形容枯槁僅存皮骨
其腹龐然按之若石始則爲疽繼則爲鼓也皆
虛坐濕之所從出也招予往治真氣已衰敗無
無可着手處矣越旬湯飲俱絕而死此亦誤投滋
補之一驗也

昔一好補者。于暑月暴瀉。服蒼朮厚朴澤瀉猪苓。連砂仁等藥二劑。業已愈後。唯節飲節食。以全胃氣。可耳。不必更事藥也。好補者。以爲既瀉之後。元氣必虛。輒用人參白朮甘草黃耆米仁山藥之類。一服頓爾胸中滿悶。大便窒澀不通。且三四日不能飲與食。乃就瘖于子。子曰。暴瀉初安。濕邪未盡。遽投大補之藥。是齋盜糧養寇兵矣。奚怪其爲齋也。卽取蒼朮爲君。佐以枳實厚朴澤瀉陳皮砂仁。半夏木香山查之屬。作丸俾服。而痊。語云。病去勿

得。按。加。攻。補。良。有。至。理。

凡近產不可祈占問卜聽彼巫覡之徒乘機哄嚇以
吉爲凶當何禱神當何求佛致使孕者憂疑恐懼
夢想多成危境真氣反因鬱結而不舒臨產之際
不難產亦自難產矣患此疾者急用人參白朮當
歸川芎熟仁枳殼蘇梗大腹皮之類日煎服之以
舒鬱氣而扶真氣

人但知臨產可危而不知既產尤可危人但知難產
可危而不知易產尤可危人但知病產可危而不

一日養血
而日養氣
原出尋常
為常

知健產尤可危。是何也。臨產難產病產在勢為逆。逆則人人皆懼。懼則心倍兢持。未或有失。既產易產健產在勢為順。順則人人皆忽。忽則心恒懈弛。反致多虞。呂氏曰。懼者福之門。忽者禍之源。理固然也。

妊婦調攝之要。單在養氣。養氣即是養力。能養其力。則產固不難。亦更無他病。其養氣之法。勿過勞。勿過逸。勿過飢。勿過飽。更勿得為憂。為悲。為驚。為恐。與怒。而後以參朮芎歸砂仁枳殼之類補助之。則

真氣自能充塞流行于身而不息有何產之足慮而病之足虞也。若不知此養氣之法而過勞則氣爲之耗過逸則氣爲之滯過飢則氣爲之衰過飽則氣爲之閉更若憂焉則氣結悲焉則氣消驚焉則氣亂恐焉則氣下怒焉則氣逆矣又何產之不足慮而病之不足虞也。

最險是橫生逆產此皆少不經事用力太早之誤蓋兒居母腹未產時頭則向上迨將產勢必轉身覓路而生頭乃向下若兒身方轉頭未向下竟被產

受字大可
味

身二言者三
母用力一逼兒將錯路無門不橫生便逆產矣其
轉身時痛楚難忍只宜寬心少待待兒轉身既定
頭已向下腰痛如刀割截方可用力至期須得諸
事穩婆與老成人侍奉庶不誤事

臨產勿得妄用催生藥催生藥者因產之難而設也
產若不難催必反害孕婦臨月常有試月與弄胎
兩候其候似乎卽產忽不踰時而胎後安焉如故
更越旬餘或二旬始得正產倘不加察妄意催之
禍旋踵矣余于臨產止用獨參湯佛手散益母膏

產固宜。不產亦無不宜也。

凡勞心與勞力之人。須時偷閒調息。以保既耗之元氣。蓋氣根于息。息調則氣調。氣調則一身之中無不流通。四達而百脉安和。神情清泰。雖勞不甚苦人矣。調息之法。端默靜坐。謝境澄心。口目俱閉。止于鼻中。徐呼徐吸。任我自然。勿得作意思。爲着力太重。反使本來不息之真室而不利。

讀書家必習養生法。能習養生法。不唯于身利。更于。心利。舉其要。莫先于少睡。少睡則神靈神靈則氣。

爽氣爽神靈野心自然交利矣然所睡老工有六
靜而勿躁一也疎遠房室二也常收此心于腔子
中三也深夜勿寒勿餓四也行住坐臥不怠調息
想五也每日將晡神氣昏濁輒偷閒一憩六也
六者行之日久不自知其惺惺少寐矣善讀書者
幸勿以此爲迂

凡用補藥必兼瀉邪邪去則補藥得力譬之滌衣先
除泥膩而後粉飾可加耳若常事補而不知邪氣
之當瀉補必爲害

中焦之道
易而寔

無病時之脉各有不同。或偏洪大而浮者。或偏細小
而沉者。或偏有力而數者。或偏無力而遲者。此各
本來所賦。使然非關病也。必于平時預與善診者
審究詳明。熟識本來脉狀。庶有病之時。易爲推測
而無認彼作此之誤。

瀉病無他治。寧饑毋飽。是其治也。諺云。吐瀉無藥。
餓到日蹉。西言雖俚鄙。切中病情。不可不爲之。
後然可戒。而不可犯者。有五。一酒。二晚餐。三湯飲。
四生冷。五油膩腥羶。戒之而瀉不愈者。未之有也。

愈之而瀉得愈者未之有也。

病之加於小愈者因小愈而放其心也。天下事處逆者恒多。易處順者反多。難病當未愈而求愈。時欲不得。逞志不敢。肆凡語言。動止饑飽寒溫。以及情性喜怒之間。無不小心翼翼。自然逆可爲順。不期愈而不愈者鮮矣。愈則此心不覺康強自慰。保養漸疎。恣口吻也。爽寒溫也。多語言也。費營慮也。近房室也。順情性而煩惱也。廣應酬而不自知爲勞且傷也。有謂病不反加於此者。無之矣。因憶孟未

立安自然
竹奉者
三德便多
正正實義
與夫

前此未有
之論

月正其明

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說，信不可不書。紳而銘座右也。

人咸謂神昏之病原於心。心清神乃清，愚謂神昏之病原於胃。胃清神乃清，或疑神藏於心，於胃何與？曰：藏神者心，而攝神者氣。氣出於胃，胃氣不清，則不能攝神歸舍，而心神之昏昧也必矣。子如不特不觀醉酒之人乎？醉酒之人，醉胃不醉心也。何以神昏而語言錯亂也？亦觀飽食之人乎？飽食之人，飽胃不飽心也。何以神昏而頽然欲寐也？不觀痰

裹子言醫 卷三

三

涎壅塞之病乎。痰涎壅塞之病。病於胃。未嘗病於心。何以神昏而瞑眩。無知若中狀也。不觀陽明內實之病乎。陽明內實之病。病於胃。未嘗病於心。何以神昏而躁妄狂譎如祟憑也。或乃爲之撫然曰。命之矣。

凡有以問疾來者。勿得與之相接。一人相接。勢必人人相接。多費語言。以耗神氣。心所契者。又因契而怠倦。心所憎者。又因憎而生嗔。甚或坐盈一室。競起談風。縱不耐煩。又不敢直辭。以去。嗟嗟。有病之

人亦克幾何而堪者此恐不終朝而病已增劇矣。然此猶爲害之小者耳。更有一等搖唇鼓舌好事生非病者一或輕聽必致惱怒填胸不知自愛而其爲害又不可言。智者于此休將性命做人情病中但可安分調攝不可偏信師巫殺害生命不唯損貲造業更使心志狐疑溺情鬼窟而切身珍愛之圖反置勿問愚孰甚焉。病人臥榻不可薄以茵褥致使隱寒犯背寢傷五藏之陽變証增邪莫此爲甚。仙經曰背以陽爲主而

世都忽而不察所以天折者多

魚上至五
亦無一五
宋

五藏之俞穴通焉。一被寒侵則寒氣緣俞入藏而藏寒藏寒則陰盛陰盛則陽衰陽衰則轉輸遲滯傳送乖違氣血亦爲之損敗輕病必重重病必至于死矣可不慎乎不特病時不可卽平時亦是不可

有有病素不服藥者不爲無見但須知得病從何來當從何去便是藥耳如飢則食食卽藥也不飢則不食不食卽藥也渴則飲飲卽藥也不渴則不飲不飲卽藥也惡風知傷風避風便是藥惡酒知傷

虛妄安知
此理

酒戒酒便是藥逸可以治勞靜可以治躁處陰以
卻暑就煥以勝寒衰于精者寡以慾耗于氣者守
以默怯于神者絕以思無非對病藥也人唯不自
知耳

崩漏與腸風日久鮮有不至脾胃愆和飲食無味而
發腫發黃者一見此証便當從脾虛不能攝血歸
元爲治萬不可仍執血分之病而用血分之藥此
說業有詳論似母庸贅但恐成心不化者既欲補
脾而復施泥滯水又兼補血之藥于補脾之中不

示日世人
參白朮之
湯而日佐
山藥扁豆
方藥之滯
其性樂性
之妙者也

身
言
三
得。不。發。耳。既。補。其。脾。又。補。其。血。在。飲。食。未。至。減。嘗
者。猶。可。若。飲。食。大。減。又。加。惡。心。嘔。吐。而。胸。滿。不。舒
者。不。將。速。其。死。乎。法。當。常用。參。苓。白。朮。散。少。加。燥
濕。寬。中。之。屬。以。佐。山。藥。扁。豆。蓮。肉。米。仁。之。滯。有。熱
加。黃。連。有。寒。加。桂。附。飲。食。少。進。者。先。服。大。補。脾。丸
元。氣。下。陷。者。兼。用。補。中。益。氣。未。有。不。瘳。者。也。
飲。食。何。以。能。養。人。也。由。脾。胃。之。運。化。非。飲。食。所。能。也。
藥。餌。何。以。能。治。病。也。亦。緣。脾。胃。之。運。化。非。藥。餌。所
能。也。然。則。脾。胃。何。以。能。運。化。飲。食。與。藥。餌。也。實。由

也
三
時

水火二氣又非脾胃所能也。有司命之貴者其奈之。

人當臥病務須常存退步。心心能退步則方寸之間。可使天寬地曠。世情俗味必不致過戀于心。縱有病焉可計日而起矣。不則今日當歸芍藥。明日甘草人參。是以江河填漏。扈維多無益也。先儒有言。予臥病時常于胸前多書死字。每書數過頓覺此心寂然不動。萬念俱灰。四太幾非我有。又何病之足慮哉。雖然此惟可與達者言也。

不
作

此
人
何
日
在
世

縉紳子年三十餘，囊固饒裕，良田又幾二十頃，且
已有子，亦可謂無不如意者矣。後忽心志改常，三
六時中無刻不咨嗟太息，愁怨不勝。如此者四五
年，遂患驚悸怔忡恍惚，不得寐等証。遠近醫家延
之，迨遍有安神者，有養血者，有補氣生精者，有消
痰與降火者，備餌瀾劇卒。至如迷如昧如顛如狂
捶胸嚼舌而死，究其病所從來，則爲數年前訟費
千餘金耳。嗚呼！如此富家，但知有身外之微而不
知有性命之大，縱可憐不足惜也。世間類是者，頗

衆因誌之以爲後鑑。

羅先生曰：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捷路徑。安頓一處寬舒地步，共好朋友涵泳優游。忘年忘世，俾吾心體段與天地爲徒，吾心意況共鸞魚活潑。其形雖止七尺，而其量寔包太虛。其齒雖近壯，衰而其真不減。童穉每讀一過，頓開無限心胸。勝服百劑清涼散也。

鄒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矣，不得賜還，嘗佗僚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噴如夢，或發謔語，有時

所謂心病
心空齊也

裴子言醫 卷三

美

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真空寺老僧不用符藥能治
心疾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于煩惱生于妄
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
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
事到跟前可以順應若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
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日後富貴榮華皆
如所願或期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子孫登榮
以繼書香與夫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
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

之幻心能昭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
故曰不忠念起惟忠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
處安腳又曰相公貴恙亦原于水火不交何以故
凡溺愛冷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
枕上思得冷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
欲二者之欲綢繆染著皆消耗元精若能離之則
腎水滋生可以上交于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
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勤禪家謂之
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

心火不致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虛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慾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昔汪石山治一婦年三十餘，形瘦而色蒼，忽患狂病，語言譫妄，披髮裸形，不知羞惡，眾皆以爲心風，有欲吐以痰藥，有欲飲以糞清，不之決。注診其脈，浮緩而濡，曰：此蓋絲忍飢勞，倦致傷胃氣，而然耳。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者，胃與大腸也。忍飢過

有一與此
同証者章
便人參伏
之而心

此長字以
心樂境非
以境樂心
也

勞胃傷而火動矣。發心脾者延及於心脾也。延及
心脾則心所藏之神與脾所藏之意皆擾亂無依
而病狂矣。內傷發狂陽明虛也。法當補之。遂用獨
參湯加竹瀝飲之。數日愈。

予自來歷境多艱。而此心則未嘗不樂。天生我爲人。
非樂何身。有疴疾不敢恣嗜慾。適足養生。非樂何
交。有良朋日聆格言。莊語頗知敬畏。非樂何性。偏
疎懶。省卻營營苟苟。此身嘗覺自在。非樂何雖無
厚望在人。不見斥於有道。非樂何不讀書。亦時得

在此有此
三種人

節字看得
好

會心語不坐禪亦時得見自性非樂何世固有日
處樂而不知樂有日處樂而反不樂有日處樂而
不安其樂必置身於不樂吾不知其解矣
偶于乙未春百疾并乘臥榻不起者累日深悔平時
以一節字已而思之節字該得廣豈止關於疾哉
凡家居日用以及交與應酬語默動止之間隨時
隨處無一不因節而得不因不節而失者也然節
者中也正先儒所謂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
所不得不止也設當止焉而勿止非節矣設當行

焉而遽止亦非節矣唯深於中道者乃可與言

舉世診脉都用簡篇爲墊手之具不思簡篇所載悉
聖賢經傳昭垂萬古至尊至貴豈可輕爲借用甚
且褻之于牀第之間汚之以穢惡之手有人心者
安乎否也習以成風竟無覺者惟予友錢商隱一
人深以是嚴更欲以是嚴天下因命予筆之以廣
其勸是亦與敬惜字紙者同旨也幸勿見迂爲望

裴子言醫卷之四

鹽官裴一中著

男裴翰健飛

校正

同邑劉宗旭閱

孫

晉颺按三訂

括書思危
延有思變
得身之口
要

八情此態
大抓如斯

擇醫療病不在臨時而在平日能于平日知得深信得確則臨病相延不患不濟事也。今夫世之擇醫者在平日則恬不經心及有病卽手忙腳亂矣。聽矣從有謂此良遂延此者有謂彼良更延彼者甚至道途之人絕不曉醫爲何事而或徇其舉薦之情無一不可延之者幸而愈以爲得人不愈則曰

疾既已劇。無可奈何。其下泉而不悔矣。愚者不足怪。智者亦比比如之。可勝悼歎。

醫家之誤人。有六。有學無識一也。有識無膽二也。知嘗不知變三也。意有他屬四也。心煩冗沓時五也。偶值精神疲倦六也。爲醫者不可不深加自省也。至有一等重惜名譽。知有生機而袖手。更有一等中懷勢利。因貴賤貧富而岐心。甚有一等未經明理。強作知醫。而率意妄投湯劑。以致誤彼蒼生者。又不可與醫類同日而語也。

善問者必
善學

昔胡孝轅先生深痛醫道之衰，忽不自覺其失聲曰：善醫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學者斯可矣。予曰：善學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自此三十有年來，絕不見一善問者。

徐東臯云：古醫十四科，而今亾之矣。道藏經中頗有是說，自宋元以來，止有十三科。考醫政，其一爲風科，次傷寒科，次大方脈科，次小方脈科，次婦人胎產科，次針灸科，次眼科，次咽喉口齒科，次瘡瘍科，次正骨科，次金鏃科，次養生科，次祝由科。國朝亦

唯取十三科而已。其脾胃一科終莫之續。元之李東垣先生著脾胃論極其精詳。但不言十四科之缺。不知其得舊本而加已意抑盡爲創著而得上古之同然歟。是誠醫道之大幸也。

凡本病中有兼胸腹不利飲食少餐與惡心嘈雜嘔吐痞悶作痛作脹作瀉一二症者便是脾胃有病。當先調治脾胃而後用本病之藥。亦有不必用本病之藥而本病亦自能因脾胃之愈而與之俱愈者。卽或本病之勢不容緩不得不舍脾胃而先治。

之者亦勿得終置脾胃於罔聞也何也脾胃者元氣轉輸之關也宜行不宜滯一有滯元氣卽不克轉輸藥石亦因以滯而不化不能取驗矣東垣所謂非藥之不能治病也元氣之不行藥力也此固人身中自然之至理知之則能令人生不知則未有不致人於死者以故本刻中不避重複之嫌每嘵嘵不已惜乎世都不明此理每聞予言輒掩耳而走曰此老生常談耳及察其臨証所施之法所裁之方則又似絕不知老生常談者見寒病唯知

窮而
乏教
學其

有治寒之藥而巳矣。見熱病。唯知有治熱之藥而
巳矣。見血病。唯知有治血治氣之藥而巳矣。
全不計及脾胃之有病不病也。卽或有能計及者。
亦不過述前人所謂脾胃爲一身之主。而以白朮
參苓山藥薏苡仁之類。加減於治寒治熱治血治
氣之藥中而已矣。更有他乎。噫嘻。此皆不知調治
脾胃之法之不易。故耳。調治脾胃之法。有從主
不從客者。有從客不從主者。有欲攻之而先補之
者。有欲補之而先攻之者。有補多而瀉少者。有補

少而瀉多者。有舍湯就丸而變丸爲散者。有且同
夕異而旦異。夕同者。又自有勿藥而愈。節飲而愈。
灼艾而愈。專事適口之味而愈者。不可以成見拘。
古方執與語言盡也。何以謂之從主不從客。昔一
人腸胃堅結。大便不行。客邪共實矣。余見其形瘠。
而脈遲。知爲中氣虛寒之候。專以參歸薑桂。連服
五六日。絕不行。結而結自行。又一人腸血與寒熱。
皆都舍脾而瀉。余診之。關獨沉而惡心。不知味。
則知其積飲傷脾。致生寒熱。并不能攝血歸經耳。

與之逐飲扶脾而諸証咸失。舉若此者，卽從主不從客之調治脾胃法也。何以謂之從客不從主？昔一人脾泄經年，補之濕之，從無驗。脈來滑以洪，脘間旣欲嘔，此痰火客於中宮，與水穀混淆而作泄。治以橘半蒼連燥濕清痰火，諸藥而泄自止。又一人卒倒無知，六脈幾絕，衆皆測以虛極，迨細審則胃中大滿而且堅，此由食物之傷氣閉不行所致。急投破氣攻堅之藥，頓覺脈復而神甦。舉若此者，卽從客不從主之調治脾胃法也。何以謂之欲攻

而先補如一人痞滿塞塞不能食在法似宜攻
謂六脈皆衰形色悴而不澤先用補中益氣湯五
六劑俟其脈旺神強而後繼之消伐始克無虞又
一人滯下初成勢難驟補卻見其手足厥冷脈數
無倫而爲元陽之虛極急灸參薑桂附等藥叠進
之後覺脈有序而肢體溫熾行通利而獲療如此
之類皆欲攻先補之訓治脾胃虛也何以謂之欲
補而先攻如孕婦胎前日久似宜從補不意腹中
多滯而脈實尙在可攻不可補之候余卽乘其可

而攻之攻後痢即減。隨進人參大補脾丸以培胎氣。又一婦崩帶交發百藥不瘥。其脈甚沉滑而腹中實且堅。此食滯於脾胃。虛氣弱崩暈無從施效。耳旋用導滯丸導其滯。崩暈頓止。續與參苓散而痊。如此之類皆欲補先攻之調治脾胃法也。所謂補多而瀉少者邪已去而胃已清。胸膈無膩。燥之患。飲啖漸可通耳。補少而瀉多者邪雖去而胃未清。胸膈尚多壅碍。未便加餐耳。舍湯就丸者胃虛有濕不敢恣投湯藥。轉傷胃氣耳。變丸爲散者丸

緩而散速使藥力易行而胃易清耳且同又異且異久同者因藏府殊途虛實交併一藥不能獨治耳勿藥而愈者服藥過多胃氣爲藥所傷勿得更加攻補耳節飲而愈者飲聚胸中不能思食耳灼艾而愈者病根深固多藥必妨腸胃必藉火攻而後驗可臻耳專事適口之味而愈者胃氣久虛非味莫之起耳語云口滋味而百節飽亦養正邪自除之義耳雖然此但言其調治脾胃中之脾胃病有如此而五藏之中各有脾胃病之說又不可不

察也。東垣曰：五藏生化之源在脾胃。虛則五藏之邪不一而集。如人右關脈緩而弱，脾胃之本脈也。食少肌虛，惡心嘔吐，情雜吞酸，作瀉作腫，脾胃之本病也。而或兼見弦急弦長之脈，與肋滿筋掣諸風掉眩寒熱往來諸証者，乃肝之脾胃病也。而或兼見洪數洪散之脈，與煩躁肌熱口苦面紅怔忡驚悸盜汗自汗諸証者，乃心之脾胃病也。而或兼見浮短浮濇之脈，與喘哮咳嗽喉癢咽疼皮膚皴裂諸証者，乃肺之脾胃病也。而或兼見沉微沉細

之脈與足軟腰疼骨蒸盜汗遺溺遺精諸証者乃
腎之脾胃病也。又當各隨所兼脈証而調治之不
可泥定脾胃之病只在脾胃之中而不博考週詳
以知其徧如頭眩耳鳴之用半夏白朮天麻湯脾
弱經愆往來寒熱之用逍遙散者非卽肝之脾胃
病乎思慮傷脾以致怔忡驚悸之用歸脾湯食少
肌虛不得寐之用辰砂遠志丸者非卽心之脾胃
病乎唾咯痰涎胸膈不利之用潤下丸二陳湯脾
虛咳嗽之用保脾清肺丸者非卽肺之脾胃病乎

泄瀉之用四神丸。脾虛之用八味丸。水氣日久之用金匱腎氣丸者。非卽腎之脾胃病乎。人自不察耳。唯不察所以但知調治脾胃而不知調治脾胃。有如此之微。如此之費。如此之難。耳。嗚呼。如此之微。如此之費。如此之難。有淺陋拘隘者。所克窺其藩籬。哉。毋惑乎老生常談之不屑聞掩耳而走也。吾因是而深有望焉。烏乎望望天下同志之人。無一不惕然於生死之關。而猛然於脾胃淵源之學。吾道其幸乎。蒼生其幸乎。

莫謂產後之熱無實熱而不知有寒涼也。莫謂實熱之熱終實熱而不知有溫補也。有一婦產後五辰得發熱之候，手揚足擲，譫妄欲狂，大渴思冷飲而脈數且洪，余以產後氣血兩虧，縱多熱証不可遽用寒藥，止取生地黃為君，常歸為臣，柴胡玄參牡丹皮為佐，炒黑乾薑為從，治而兼引，用更加童子小便以襄清熱之功，宜其當矣。不謂一飲猶是，再飲猶是，加人參一錢飲之，亦猶是，後細審脈加旺而諸証悉有餘，雖為實熱，改用大參白虎及黃連。

解湯等湯五六劑并啖梨橘寒泉諸涼快之味而
熱始解若執產後之熱無實熱其不失者幾希矣
一少年子病傷寒始則身熱頭疼畏寒脈浮數醫
從而汗之表已罷而傳及裏不良寒反良熱躁渴
狂譫不得臥六脈數而洪實熱無疑矣夫何以涼
藥攻之而熱益以劇不止熱劇而脈亦益以數一
息之間幾近入至且至勢之來踟躕不整一似趨
不旋踵而時蹶者蓋由真氣之虛不克管束脈道
而然此是不足之數非真有餘熱也卽以人參三

錢煎注入童使一盃飲之。脈勢漸退而熱亦少解。更以人參麥冬五味煎飲數劑而愈。若洗傷寒傳裏之實熱爲終實熱。其不失者幾希矣。噫。可不慎哉。

或問富家之養子。恒柔脆而多疾。貧家之養子。每堅強而寡病。伊何說也。裴子曰。貧家有暗合養子之道。與富家異。蓋小兒受病有五。一曰煖。小兒質稟純陽。而火偏勝。保護無容。過煖。禮曰。童子不衣裘裳。此其

貞寒此
有至理
在

之縱
廣致

張子言醫 卷四

九

義也。富家之子一出母胎，卽蒙頭裹足，煖室藏之。加以覆衾垂幕，稍長則木寒先寒，疊加絨纈，更日置之干火，燥其未足之陰，積熱諸病從此變生。而柔脆者多矣。貧家之子則薄被單衣，隨地而擲，雖不無風冷交侵，動人憫念，而不知正得抑陽扶陰之至理。與富家異其暗合養子之道。一二曰飽人，身腸胃以清虛爲和順。在小兒則尤要。小兒腸胃柔窄，受盛無多，且不自知飢飽，旋與旋啖，而富有之家，則又脂味充盈，易恣情而多啖，脾胃諸病從

不止生

病人多
易起怒
而不知
適所以
益病也
其原皆
由于自
劫怒性

此變生而柔脆者多矣。貧家之子則無物可食，卽食亦自有蓄，必不能使之厭，既在口腹固爲清簡，而不知正得腸胃清虛之至理，與富家異其暗合。養子之道，二三曰怒。小兒獨陽無陰，恒易躁而多怒，惟抑怒可使全陰。富家之子種種任性，驕怒之習，越于恒情，本無可怒，怒無已時，怒由肝木，木旺生風，風木乘脾，驚癘諸病從此變生，而柔脆者多矣。貧家之子則素居窮蹙，不縱其性，自能貶損意氣，無怒敢發，處境似乎拂逆而不知正得抑怒全。

號呼泄
氣和泄
火也氣
有餘便
是火

陰之至理與富家異其暗合養子之道三四日遇
號。諺云兒號卽兒歌老子云終日號而不啞則知
兒之號出于不自知不自識莫或使然猶天籟也
豈有遇之之理况小兒陽氣偏隆最多火病藉此
呼號以泄之不爲無益而富家之父若母者反生
不忍動以食慰而遇其號鬱滯諸病從此變生而
柔脆者多矣貧家之子則聽其號呼而勿恤見者
聞者以爲心忍而不知正得順適天和之至理與
富家異其暗合養子之道四五日傷藥藥乃攻邪

研服物
皮悉以
藥病煎
不足以
養生本
病有無
服藥者

富家皆
尚書一
言以爲
是赤之
道

物○非○養○生○物○也○多○服○久○服○鮮○有○不○致○傷○生○者○富○家
之○子○則○不○論○有○病○無○病○日○餌○無○虛○甚○至○旦○暮○更○醫
亂○投○湯○劑○而○不○知○忌○有○謂○無○傷○吾○勿○信○也○且○藥○之
傷○人○甚○於○傷○食○食○傷○醫○所○易○知○藥○傷○醫○多○不○識○病
外○諸○病○從○此○變○生○又○不○止○於○柔○脆○矣○貧○家○則○不○暇
求○醫○無○貲○取○藥○縱○兒○多○疾○安○意○守○之○在○傍○人○以○爲
失○護○而○不○知○正○得○有○病○不○服○藥○爲○中○醫○之○至○理○與
富○家○異○其○暗○合○養○子○之○道○五○噫○是○豈○富○家○不○善○養
子○乎○非○也○境○也○因○境○以○成○其○不○善○養○子○也○是○豈○貧

家善養子乎。非也。境也。因境以成其善養子也。

嘗見延醫之家，陳餼設醴，固不啻事神事鬼之誠且敬也。要皆出自不得已之苦心。醫者于此自當設身處境，深用不安適可則止，莫謂分所宜然。恣情長夜之飲，而絕不一回念在暴病家，猶不及覺。若久病則中外主人俱已晷夕焦勞，臥餐且廢，復何以堪。語云：一人向隅，滿堂爲之不樂。有病之家，則不止一人向隅，滿堂亦幾向隅矣。一人豈能獨樂哉。有仁心者必不然也。更有一等嗜習而成僻者。

嗜博奕，但知有博奕，而不知有病人，嗜呼盧，但知有呼盧，而不知有病人，更有一等趨競公門，奔馳世務之輩，則又心無二用，但知有趨競奔馳，而不知有病人，願同志者勿類是。

針灸諸病，從未有以時令拘也，而世俗則專泥于伏暑之月，不思病之感也，有淺有深，其治療也，有緩有急，豈可槩至伏暑之月，而後針且灸耶？考諸素問靈樞，以及月令禁忌等書，並不見有伏暑始宜針灸之說，不知世俗何所據而云然，但一歲之中，

所時尤
宜詳戒
房者夏
至前後
亦然亦
何及行
針灸耶

最不可犯者獨在冬至左右旬餘日蓋此時正在
剝極復生陰盛陽微之候君子于此自宜深潛玩
密保護微陽而不便有所泄易謂先王以至日閉
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素問謂蟄蟲周密君子居
室去寒就溫無泄皮膚皆此義也當此之際則又
不可遽執四時俱宜針灸之說賊及天和也
何栢齋曰運氣之說起于素問本為四時之變而設
蓋以春為木夏為火秋為金冬為水夏秋之變為
上以此察天地之氣候辯人物之病証以為治療

之主耳。素問六節藏象論謂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期之日周而復始。又謂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且以一期三百六十日分爲六氣。每氣主六十日。則其意可見矣。紀以天干則曰五運。紀以地支則曰六氣。其實一也。傳久致訛。至天元紀大論等篇。則遂以年歲之支干分管六氣。蓋已失先聖之旨矣。蓋年歲之干支。天下皆全。且通四時不變也。天氣之溫暑寒涼。民病之虛實。衰旺。東西南北之殊方。春夏秋冬之異候。豈有皆

不可不知
知運氣
不可徒
泥運氣

同○之○理○此○其○妄○誕○蓋○不○待○深○論○而○可○知○也○近○世○傷
寒○鈴○法○悉○以○得○病○日○之○干○支○爲○主○其○源○亦○出○于○此○
決○不○可○用○蓋○五○行○之○氣○各○主○一○時○當○時○則○爲○主○氣
爲○司○天○非○其○時○而○有○其○氣○則○爲○客○氣○與○時○正○相○反
者○則○謂○在○泉○爲○其○氣○伏○于○黃○泉○之○下○而○不○見○也○治
療○之○法○用○熱○遠○熱○用○寒○遠○寒○所○謂○必○先○淺○氣○勿○伐
天○和○者○是○也○春○時○木○氣○司○天○則○四○方○皆○溫○夏○時○火
氣○司○天○則○四○方○皆○熱○夏○秋○之○交○土○氣○司○天○則○四○方
皆○濕○秋○則○皆○涼○冬○則○皆○寒○民○病○往○往○因○之○但○當○因

夫食而
致死者
固多矣
在醫食
食而致
死者亦
已

其四時寒熱濕燥之氣而治之可矣何必拘其年
歲之支干哉雖然此又論其病之嘗也有如此而
至于病之變者并不可拘于四時寒熱與燥濕之
氣也

一人患情雜惡心吞酸吐嘔而兼頭眩耳鳴恍惚不
寐延余視之診其脉則洪而滑右關尤甚曰此痰
証也腹中時作飢飢卽食食卽太甚曰痰火作飢
也不可與之太甚其家不信以爲多食可以病愈
不知古人有言曰痰病數十日不吃亦不餓死何

多食又
未見食
前作痰
不可
嗽慎
之

也蓋謂受痰之累賴痰之養也縱或覺餓多是痰
火至情必不得已須略與食萬勿多食後不見反
覆漸漸再進今半日間連與之數餐餐便縱恣安
得不填塞胸中夾痰飲而發昏迷眩暈之候乎此
後當宜痛改前轍加慎調理不數日必漸而安倘
不改前轍仍不慎謹請勿復敢見矣

夫虛勞証治余已盡詳三卷中矣更庸何贅唯是世
之行醫而不善醫者但用養血滋陰之藥不知變
通以天人而勿恤深切痛悼不得不搥丹嘔血再

多服久
未漸至
去水過
高不能
脾土
腎不
補脾
小弱亦
須加運
行之藥

為來者言之。夫虛勞病未嘗非陰血虛也。雖聖人復起亦未嘗不謂陰血虛也。是則生熟地黃當歸知母玄參天麥門冬諸藥豈曰無功。舉世遵而行之。豈曰不可。但此等之藥既寒涼又濡潤在脾胃未衰水穀未減之時用此治標則可。若至多服久服未有不戕脾胃生化之源而為水穀減養者矣。素問曰血乃水穀之精。生化于脾。又曰脾為至陰。人之陰虛乃脾虛也。脾土一虛則生化之源竭。何能運行水穀而成陰血乎。本欲養血適以損血。本

女子小
人甚矣
不可近
也

欲○滋○陰○適○以○損○陰○是○無○異○與○陰○柔○巽○順○之○輩○相○朝
夕○似○乎○德○我○而○溺○情○既○久○隱○受○其○禍○而○不○知○矣○然
則○治○之○將○奈○何○惟○于○初○起○時○急○急○早○救○膏○盲○等○穴
爲○上○策○耳○外○此○則○絕○房○室○息○妄○想○戒○惱○怒○節○飲○食
起○居○以○助○火○攻○之○不○及○一○少○怠○焉○脉○旋○數○矣○脉○數
則○火○有○進○而○無○退○載○血○而○上○行○矣○鑱○金○而○咳○嗽○矣
蒸○骨○消○肌○汗○泄○不○止○動○作○皆○衰○矣○縱○有○良○工○曷○克
爲○也○語○曰○勞○証○之○脉○五○至○以○外○者○不○治○又○云○當○治
于○微○病○之○初○莫○治○于○已○病○之○後○厥○有○旨○哉○至○夫○藥

陰有
一有陰
中之水
通宜用
六味等
凡有陰
中之水
宜用
八味等
加進且
有別八
味加參
香附煎
膏煎而
愈者

也。一言可蔽。王太朴所謂壯水之主。以鎮陽光。是也。陽光者火也。水主者陰也。陰不足則邪火熾。故必壯其主以鎮之。六味等丸其要藥也。如人平日真陰素虧。兼以不善調攝。妄自作勞。致陰血受傷。陰虧則火旺。火載血上行。爲衄。爲吐。脈實者。以生地黃爲君。丹皮。桃仁。茅根。韭汁之類爲佐。甚者。權以醋炒黑大黃。去舊而生新。此後急宜滋養陰血。培補真元。運旋脾胃。如六味丸。八味丸。及歸脾湯等藥。隨症用服。照前項調理法。庶病不滋蔓而效。

可漸收也。若血大脫後，不加珍攝，必致陰日虧陽。日旺遂成夜熱咳嗽盜汗勞倦等症。病成而欲治之，則亦難矣。故勞症初起，如日晡發熱，飲食不減，當用生地黃為君，當歸知母，鱉甲玄參，銀柴胡，牡丹皮，地骨皮等藥為佐。有汗加麥冬五味，棗仁浮小麥，若兼惡心，無汗，暫加軟柴胡，葛根，以透肌而解熱。心火暴盛者，少加川黃連，尺脈強旺者，少加沙黃，栝以平其勢。勢平則已，不可過劑。此先哲業有詳論，誰謂苦寒之藥，竟非虛勞者所宜也。若咳

邪火盛
則真火

嗽不止者。法當清金潤肺。紫苑、款花、二冬、二母、批
杷、葉之屬。固所必需。亦須以生地黃爲君。以滋腎
而生陰。蓋癆嗽之因。因于腎陰虧敗。不能制火。火
無所畏。亢而刑金。金極則鳴耳。徒事于肺。是執流
而忘源矣。如瓊玉膏、集靈膏、太平膏、天地膏、三才
膏。俱可選用。前項諸藥。先後所治。規則雖不能
外乎此。但滋陰之藥。難期速效。必致多服。多服則
傷脾。減食。如前之所云。有必然者。故進滋養藥者。
時時當以飲食進退爲消息。毋得經年累月。恣投

寒熱火
痰濕不
能生土
而食減

字宙大
文章不
可多得
以鑒目

而勿顧也。但看飲食減少，咳嗽熾盛，急須加溫補脾胃，兼行氣清金等藥。有司命之責者，其可專執而不知變通哉。

曷言乎用藥之如用兵也。裴子曰：蓋衛國者，兵衛生者，藥藥不以法而天折，因之兵不以律而敗亡。隨之慎所同耳。且以信仁義智勇與夫決敵致勝之策，一比勘焉，則又不爽錙銖者何也。可戰則戰，不猶醫之可攻則攻乎。可守則守，不猶醫之不可漫汗下乎。可和則和，不猶醫之用和解乎。兵有設

伏○醫○有○從○治○均○之○伏○其○所○惡○誘○其○所○好○也○兵○有○哨
探○醫○有○消○息○均○之○欲○窺○其○虛○實○也○兵○有○間○謀○醫○有
轉○藥○均○之○欲○離○其○動○邪○也○先○補○後○攻○得○非○足○食○而
後○足○兵○之○謂○乎○先○攻○後○補○得○非○大○兵○之○後○瘡○痍○荆
棘○卽○爲○撫○綏○之○策○乎○攻○補○交○施○得○非○且○戰○且○屯○且
和○之○計○乎○大○積○大○聚○殺○其○大○半○而○止○得○非○殲○厥○巨
魁○脅○從○罔○治○之○義○乎○病○去○而○勿○妄○加○攻○補○得○非○窮
寇○勿○追○歸○師○勿○拚○之○說○乎○不○當○補○而○補○齋○盜○糧○養
寇○兵○也○不○當○攻○而○攻○募○兵○者○不○祥○也○或○以○正○或○以

奇○或○援○兵○尾○其○後○或○先○鋒○銳○其○始○與○醫○之○正○治○奇○
消○先○後○劑○輕○重○法○何○異○焉○且○無○怕○者○不○可○以○作○醫○
兵○之○貴○信○也○無○活○人○心○者○不○可○以○作○醫○兵○之○貴○仁○
也○醫○不○可○以○執○方○兵○之○貴○智○也○醫○不○可○以○貪○利○兵○
之○貴○義○也○急○攻○之○急○下○之○急○補○之○兵○之○貴○勇○也○器○
械○不○精○以○其○卒○予○敵○也○藥○品○不○精○製○乎○部○伍○不○
整○以○其○將○予○敵○也○立○方○可○不○嚴○整○乎○君○不○擇○將○者○
敗○醫○不○可○不○擇○也○闕○外○不○專○者○敗○醫○不○可○不○任○也○
忿○兵○者○敗○驕○兵○者○敗○卽○矧○忍○予○者○敗○醫○獨○可○忿○可○

使養子
而登賢
心能料
庶幾如
意斯非
讀父
言者

醫○可○否○也○病○在○此○而○治○在○彼○無○過○之○地○妄○加○斬
伐○也○有○是○病○而○用○是○藥○王○師○所○至○勿○犯○秋○毫○也○執
一○不○通○趙○括○之○讀○書○也○一○治○有○五○孫○子○之○用○兵○也
有○一○二○味○成○一○方○者○武○穆○之○以○寡○禦○衆○也○有○一○二
十○味○成○一○方○者○淮○陰○之○多○多○益○善○也○有○半○劑○或○一
劑○而○愈○者○武○之○西○伐○會○朝○清○明○也○有○數○十○劑○或○百
劑○而○愈○者○周○之○東○征○三○年○始○得○也○以○至○于○占○風○象
度○地○勢○察○人○心○與○醫○之○審○地○宜○先○歲○氣○望○問○問○切
均○不○可○以○岐○視○者○用○藥○與○用○兵○同○有○如○此○雖○然○兵

家之虛者則示之以實實者則示之以虛與醫之
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其理相似而兵家之虛者示
之以虛實者示之以實尤爲致勝之妙策而醫家
之虛者虛之實者實之則敗不旋踵何也兵家之
所謂虛者兵食不足也在我之元氣虛也所謂實
者兵食足也在我之元氣實也醫家之所謂虛者
元氣虛也所謂實者邪氣實也邪氣者譬之兵家
之敵人非在我者也此其所以異也用藥與用兵
之不同又如此今之不知醫者固不知如用兵之

說知如用兵之說者亦但曰醫之不可輕用耳。孰知醫之與兵有同異。一至于此也。故曰善將兵者而後可以語醫。識虛實者而後可以語醫。

有客過余而問之曰。一大病久虛人。容顏黃瘁。飲食減。餐兩足浮腫。已半歲。氣虛下陷無疑矣。連進補中益氣湯。反致肋滿胸膨。嘔噦不能食。則奈何。余曰。據子所言。是誠氣虛下陷之病矣。補中益氣湯亦誠對病之藥矣。服之而病反劇者。徒遵章句中。所謂不足者補。下陷者升耳。不思古人立教言有。

盡○而○意○無○盡○雖○言○不○足○者○補○而○不○足○之○中○未○始○不○
兼○有○餘○病○于○此○而○謾○補○焉○則○不○足○者○未○補○而○有○餘○
者○日○必○熾○矣○雖○言○下○陷○者○升○而○清○氣○下○陷○者○未○必○
絕○無○濁○氣○之○在○上○于○此○而○謾○升○焉○則○清○氣○未○升○而○
濁○氣○已○先○橫○矣○子○之○所○用○升○補○而○反○劇○者○大○率○近○
是○客○日○何○以○知○其○不○足○中○之○有○餘○清○氣○上○之○濁○氣○
耶○日○有○証○之○見○于○外○而○知○之○耳○夫○証○之○見○于○外○者○
如○惡○心○膨○滿○痰○嗽○喉○疼○腹○痛○作○瀉○與○飲○食○有○妨○之○
類○是○也○此○卽○所○謂○有○餘○之○病○兼○在○上○之○濁○氣○也○升○

真無隱不隱
囊子胸
中有卷
鏡
屐霜擊
冰至極
之不可
不預也

酌量二
字煩從
症不從
方

補之法便須酌量而施之然此乃見証之顯者至
有証雖見而實隱却又難察也本不惡心而胸中
則時懊惱本不膨脹而肋間隱然刺痛本不痰嗽
喉疼而喉忽似哽似噎本不作痛作瀉而大便不
時至欲解不解本不妨飲食而亦自有厭飢而
難安如此之病亦卽有餘之病兼在上之濁氣也
升補之藥須酌量而施也非用心精而晰理密者
不能也故用補中益氣湯必熟審之當而察之詳
者爲得焉耳

女之又
玄氣妙
之門天
地萬物
皆從此
出可
言身長
也

或問尹真人謂人身祖竅真際舉世鮮知者果安在
耶曰祖竅之真際卽老氏所謂玄牝之門也悟真
篇云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故紫陽
修煉金丹全在玄牝一竅玄牝一竅採取在此交
媾在此烹煉在此沐浴在此溫養在此結胎在此
卽脫胎神化亦無不在此修真之士誠能知此一
竅則金丹之道無遺義矣所謂得其一萬事畢也
但從來聖聖相傳悉有虛名而無實據如曰先天
主人萬象主宰太極之蒂混沌之根至善之地凝

結之所。虛無之谷。造化之源。不二法門。甚深法界。
歸根竅。復命關。中黃宮。希夷府。總持門。極樂國。虛
空藏。西南鄉。戊巳門。真一處。黃婆舍。守一爐。淨土
西方中黃正位。這個神室。真土黃庭。種種虛名。總
是言此一竅。此一竅者。非心。非腎。非肺。非肝。非脾。
胃。非臍。輪。非尾間。非明堂。泥丸。非關元。氣海。非兩
腎中間一穴。非臍下一寸三分。不可以方所執。形
相求。聲臭逐。唯取生身受氣之初而已矣。生身受
氣之初。卽父母交感時一點先天混沌無形之氣。

挾精而入子宮者是也。是卽吾儒之所謂無極而
太極也。交感之後。而此氣爲精血所包。則又太極
而兩儀矣。由是而生臟腑。生官竅。四肢百骸。以至
能知能覺。能運動。能屈伸。能喜怒哀樂。能仁義禮
智。能神聖。文武。都從受氣初之一點中出來者耳。
玄牝之門。乃自有焉。故老氏曰。玄牝之門。是天地
根。夫玄牝之門。而曰是天地根。則吾身天地之根。
固吾身玄牝之門矣。然吾身玄牝之所從出者。又
何根也。又必有先玄與牝以爲根。而後能分玄與

牝夫分玄與牝者太極也先玄與牝者無極也無
極者吾身之中也卽堯舜允執之中孔子時中之
中釋迦空中之中老子守中之中不止吾人一
身之內有此中卽一身以外遍滿天地亦皆吾身
之中也正所謂周流六虛之外而無不足退藏一
身之內而非有餘也故曰一竅能納太虛然則此
一竅之真際果安在耶道藏經曰天之極上處距
地之極下處相去各八萬四千里而天地之相接
適當四萬二千里之際人身一小天地心脾相去

守此天
氣但恐
寂不可
見

八寸四分。而人身天地之相接適當四寸二分。之際。此際想不在乾之下。坤之上。震之西。兌之東。無在而實無不在。無不在而實無所在也。雖然竅非徒竅有妙存焉。妙者何。昔人有言。竅是中而妙是。一若知竅而不知妙。猶知中而不知一。蓋一生乎中有中定有一。一卽執一之一。一貫之一。歸一之一。守一之一。執一者以其中之一而執之也。一貫者以其中之一而貫之也。歸一者以其中之一而守之也。守一者以其中之一而守之也。伏羲氏之

此未終
之中所
謂元神
是也

此已終
之極所
謂元氣
是也

河圖而虛其中者先天也。乃吾身祖竅之中也。卽
孔子謂先天而天勿違。老子謂無名天地之始。釋
氏謂茫乎無朕。一片太虛。道家謂一點靈光露出
端倪也。神禹氏之洛書而實其中者後天也。乃吾
身祖竅之一也。卽孔子謂後天而奉天時。老子謂
有名萬物之母也。夫河圖中矣。中而未始不一。洛
書一矣。一而未始不中。中不離乎一。一不離乎中。
豈非無爲之神機精微之妙道。與故曰多言數窮。
不如守中。丹書萬卷不如守一。修身至要在乎守

中抱一而已。守中者，守此祖竅之中也。抱一者，此祖竅之一也。蒙莊所謂兩海之儵，北海之忽，遇于混沌之鄉也。修身之士，不明此竅，則真息不住，而神化無基。大丹不結，須知此竅是個性命根源，無形相，無方所，無聲臭，不可以有心守，不可以心求。有心守之，則着相；無心求之，則落空。先師曰：空洞無涯，是玄竅。知而不守，是工夫斯得之矣。

語鶴李子云：不知易者，不可與言醫。易中太極

無極陰陽之理。卽吾人性命之根也。
天之命於穆不已。故吾人命之。
身之主宰。心志耳目口鼻。

進傳醫宗乃啓。以故
以救疾。